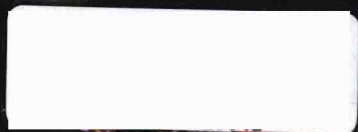




Meeting at Night 夜遇记

张海华◎著 张可航◎绘图

万物 有灵 且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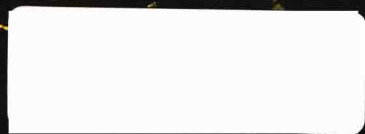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夜遇记

张海华◎著 张可航◎绘图

宁波出版社

ISBN 7-315-0411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遇记 / 张海华著 ; 张可航绘图.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526-3327-6

I. ①夜…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动物—普及读物

IV. ①Q9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7703 号

版权声明：本书中所收文章均为作者原创，书中所用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作者本人所拍摄，使用本书文章和图片，须征得出版者或作者本人同意，违者必究。

夜遇记

张海华 著 张可航 绘图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 编 315040

联系电话 0574-87259609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策 划 徐 飞

责任编辑 徐 飞

装帧设计 马 力

责任校对 虞姬颖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99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282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327-6

定 价 79.00 元

本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574-87248279

作 / 者 / 简 / 介

张海华,自然名“大山雀”,男,70后。新闻记者、自然摄影师,宁波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有10余年野外摄影经验,业余主要致力于宁波及浙江的野生鸟类、两栖爬行动物、野花、野果、昆虫等方面的拍摄;近年来同时致力于自然文学的创作。自2015年11月起,在《宁波晚报》开设《大山雀的博物旅行》专栏,并长期为国内多家报刊供稿。从2016年6月至今,在宁波市图书馆开设“大山雀自然学堂”,每月一期,与市民分享自然的故事。2017年11月,张海华所著的《云中的风铃:宁波野鸟传奇》出版,这是宁波历史上第一部介绍本地鸟类的科普著作。



自序

白天不懂夜的美

2018 年的一个夏夜，我带孩子们行走于四明山脚下的荒野，夜探蛙类与昆虫。活动快结束时，我让大家关闭手电与头灯，静静地等眼睛适应黑暗。然后，仰望天空，乃见点点繁星从幽深的夜幕中逐渐闪现；而脚下的草丛中，这里那里，萤火虫的幼虫发出碧绿的微光，好似珠玉散落其间，熠熠生辉。

我跟孩子们说，嘘！都不要说话，让我们不妨暂时告别城市的灯光，去感受黑夜的奇妙。是的，黑夜有时让人安宁，有时让人恐惧，但谁也没法否认，黑夜里的丰富与神奇，恐怕远胜于白日。

写这本以“夜探自然”为主题的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想揭开黑夜之幕的小小一角，让一些大家平时不太关注的喜欢夜间活动的小精灵也能“登台亮相”，彼此之间消除一些因不了解而产生的误会，甚至也能“交个朋友”。

本书的主角，以蛙、蛇等两栖爬行动物（以下简称“两爬”）为主，兼顾一些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具体分为三部分：一、“稻香蛙鸣”，重点讲的是在宁波有分布的 30 种两栖动物，其中包括无尾目（即通常所说的蛙、蟾）25 种与有尾目（即蝾螈之类）5 种，这实际上已经包



括了华东地区多数常见两栖物种；二、“冷艳蛇影”，主要讲我所遇到过的浙江的一些常见蛇类；三、“熠熠宵行”，这一部分属于夜探杂记，涉及多类型的物种，而重点内容在于萤火虫的故事，以及夜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故事和夜探台湾生态的故事。

一提到两爬，有的人恐怕就会联想到“黏滑、阴湿、可怕、有毒”等词语；也有人一看到蛇的图片，就会引起心理乃至生理上的不适。我想，其实这些都是人们不了解它们所导致的误会。这本《夜遇记》，叙述方式跟去年出版的我的“鸟书”（《云中的风铃：宁波野鸟传奇》）一样，也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我在夜探过程中与那些“夜精灵”相遇的故事，有的有趣，有的惊险，也有的很搞笑。总之，我想尽最大努力，还原这些动物的本来面貌，特别是它们为生存而做出的努力。“万物有灵且美”，我在鸟类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在蛙、蛇、虫、兽那里，也同样感受到了。

很多人曾好奇地问我：大山雀，你不是个“鸟人”吗？怎么写起青蛙、毒蛇来了？晚上独自进山，你难道不害怕吗？听说你还带女儿夜探……

好吧，下面，我就讲讲自己从“鸟人”变为“蛙人”的故事，试图逐一解答上述提问。

我从2005年开始关注、拍摄野生鸟类，到2012年前后，已经把宁波有分布的绝大多数鸟儿都拍到了。于是，我决定探索与拍摄新的领域。这一次，我把目光转向了宁波的两栖爬行动物。如果说当年喜欢上拍鸟实属偶然，而这次转向，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至于为什么选择夜拍两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连绵、深邃的四明山的好奇。我想，这么多的山峰、悬崖、峡谷、溪流，如此丰茂的植被，一定能孕育非常多样的野生动物。至少，山区溪流中一定有很多特别的蛙类，这些蛙类是我老家所没有的，这是一个不为人

知的神秘世界。

我老家浙江海宁处在平原水乡，虽说河网密布，但几乎没有山，零星的几个小山包，形成不了峡谷，因此我自幼在家乡从未见过溪流。离开大学的围墙，到宁波工作后，第一次目睹一眼望不到头的群山，看到欢腾的清澈溪水，心中除了欢喜，还有无尽的好奇。

从拍鸟到拍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拍摄方法——简言之，是从“大炮（超望远镜头）时代”转到夜晚的微距摄影时代。拍鸟，多数时候，是在白天扛着“大炮”仰望天空与树梢，寻找那灵动迅捷的飞羽；拍蛙，却得在漆黑的夜晚，戴着头灯，拿着手电，进山搜寻各种蛙蛇，使用微距镜头，依靠闪光灯等人工光源来拍摄。就特性而言，前者很亮、很远、很高，后者是很黑、很近、很低。总之，探寻方式、观察视角、拍摄手法等都完全不一样。

夜拍与观鸟、拍鸟相比，当时还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在关于拍摄对象的背景知识的获得方面，两者存在很大的难易差异。2006年，我加入浙江野鸟会，正式成为一个“鸟人”时，国内早已出版了被称为“观鸟圣经”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这本优质、全面的图鉴为初学者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同时，省内已经有浙江野鸟会这样的由观鸟、拍鸟爱好者组成的协会，有浙江自然博物馆的网上观鸟论坛，我如果拍到了自己无法辨识的鸟，只要将照片发到论坛上向高手请教，通常很快就能知晓答案。一来一去，既增加了观鸟、拍鸟、认鸟等经验，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谓一举多得。

但是，在2012年夏天我开始寻找、拍摄宁波蛙类时，根本找不到一本合适的图鉴。要知道，《中国两栖动物及其分布彩色图鉴》是2012年12月才出版的。这是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两栖动物的巨著，我于比较晚的时间才得知信息，然后买了这本工具书（注：本书中提到的两栖动物的名字，以此书为准），时常翻阅。起初，我能找到的关

于本地蛙类的唯一资料是宁波市林业局的一份关于本地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报告，我记得该报告列出的宁波的蛙类有十六七种。但这份资料中除了一份关于这些蛙类的名单，并无相应的图片、描述可供辨识与认知。至于同好者，那时更是稀少（相对而言，在2012年，国内的“鸟人”数量已经激增，到处都可以看到扛着“大炮”拍鸟的人）。是啊，有几个人愿意经常晚上进山拍蛙、拍蛇呀？这太另类了。因此，那时候，无论是寻蛙还是认蛙，都难以找到合适的同伴或老师——特别是能经常一起进山夜拍的伙伴。

但不管怎样，先做起来再说！对我来说，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既然没有多少可以参考的现成经验，我就采用最“笨”的方法——从自己比较熟悉的溪流开始，在白天踩点的基础上，由近及远，逐条溪流进行夜探，在四五年间，足迹涉及海曙、鄞州、奉化、余姚、宁海等县（市）区的山野。从低地峡谷到高山梯田，只要有机会，我都去夜探，果然在不同的地域与环境发现了不同的蛙类，并拍到了多种属于宁波境内新分布记录的蛙类，甚至个别物种被专家证实是未曾发表过的全球新物种！自豪之情，可谓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发现的乐趣，远甚于拍到一张好照片。

在“鸟书”的《自序》里，我曾说：“我的博物之旅，从本质上说就是一场‘回归童年的旅行’，是向童年的致敬。”观鸟、拍鸟是这样，而寻蛙、找蛇之类的夜探活动，可谓尤甚。本书提到了大量的我的童年故事，可以说，没有童年时代类似的抓蛙捉蛇的经历，以及听过的关于它们的或有趣或离奇的传说，我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好奇心，以至在接近“不惑之年”时狂热地爱上夜探自然。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多次当面或打电话向在老家的父母请教。我跟妹妹笑说，我们爸妈是两位“乡土博物学家”，有些动物的俗名、故事，他们比我们清楚得多。

连我女儿航航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从2013年（那一年，女儿11岁）夏天开始，航航多次跟我于夜间进山，不仅实地观察过很多种蛙，还近距离见过竹叶青蛇、原矛头蝮、银环蛇等毒蛇。2015年夏天，浙江喜欢两爬摄影的一帮人相约去德清的莫干山夜拍，我也带女儿参加了。那天晚上，省林业厅的专业调查两爬的高手王聿凡表扬航航：一个小女孩居然能在夜间山区溪流中行走自如，完全跟得上大家，真不简单！后来，航航就经常为我夜拍客串“灯光助理”一职。

也正因为野外看蛙的经历比较多，航航说，自己画蛙的“手感”比画鸟要好一点。这次，航航为这本《夜遇记》画了几十幅图，包括宁波全部的25种野生蛙类，以及蝾螈、蛇类、昆虫等。

我的“鸟书”的封面采用了女儿手绘的鸟类图，广大读者对这一设计非常喜欢，很多人跟我说：大山雀，在你下一本书中，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航航的画。现在，我可以很欣慰地说，大家的这个心愿可以实现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野外夜探，难道不害怕吗？我的回答是，怕呀，能不怕吗？不信，大家读书中的《夜探囿事》一文就知道了。但回过头来说，怕得多了，也就不那么怕了。

我曾关了灯，独坐在深山的溪流中。在无边的暗夜里，唯有头顶的星星，如宝石般发着光。水奔过怪岩急滩，潺潺有声；风吹过树梢竹梢，簌簌作响。蛙鸣叽啾，虫音吱吱，我仿佛也已化身为一只蛙、一只虫，和它们了无差别，共享这个安宁的夏夜。

我也曾于三五之夜，独行于古道。月光银白，澄澈如水，层林为之尽染。想起明代张大复的文字：

邵茂齐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净……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我之为我也。

是啊，月照山林，仿佛“抹平”了所有不同，一切回到远古洪荒时代，一切回到起点。我承认，月夜独自行走于山中时，我没有张大复那样洒脱，心中会泛起一丝恐惧。我由此自知还是个俗人，终究不能脱离当下的现实世界。

但我想，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对于神秘而无限的大自然，无论是爱，是敬，还是畏，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唯有永远保持宝贵的好奇心，去探索、了解、关注万物，我们才会真正懂得如何尊重自然，逐渐明白“众生平等”的奥义。

是为序。

张海华

2018年8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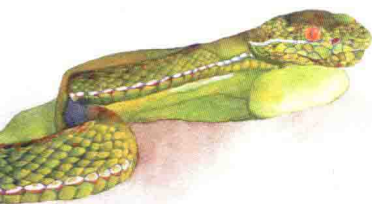
目 录



稻 香 蛙 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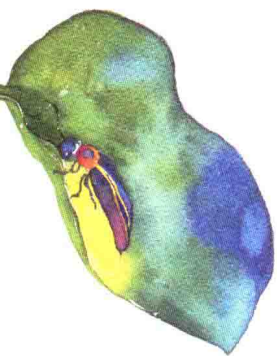
001 自序:白天不懂夜的美

- 003 蛤蟆与田鸡
- 011 癞蛤蟆的春天
- 021 夏夜山中的“掌声”
- 027 雨蛙的季节
- 035 迷你姬蛙
- 044 臭蛙不臭
- 055 急流湍蛙
- 065 “山珍”石蛙
- 075 角蟾之谜
- 082 日湖公园奇妙夜
- 089 巧遇弹琴蛙
- 096 “捡”来的大头蛙
- 102 寻“胡子蛙”不遇
- 108 国宝“娃娃鱼”
- 120 宁波蛙类速览



冷 艳 蛇 影

- 137 你好,小青
- 147 狭路相逢五步蛇
- 154 真假银环蛇
- 160 赤链蛇午夜大战癞蛤蟆
- 168 烙铁头惊魂
- 177 蛇类惊奇
- 189 远去的蛇影



熠 耀 宵 行

- | | |
|-----|-------------------------|
| 199 | 寻找“诗萤”的旅程之一：发光的树 |
| 206 | 寻找“诗萤”的旅程之二：夏夜微光 |
| 219 | 寻找“诗萤”的旅程之三：秋萤为伴 |
| 226 | 寻找“诗萤”的旅程之四：熠耀夜萤飞 千载有余情 |
| 236 | 有所不知“刺儿球” |
| 243 | 夜遇豹猫 |
| 249 | 金蝉夜脱壳 |
| 256 | 童年、黄鳝及其他 |
| 262 | 夜行杂记 |
| 273 | 夜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之一：雨林奇遇记 |
| 281 | 夜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之二：黑蹼树蛙的爱情故事 |
| 288 | 夜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之三：水蛙的歌声 |
| 297 | 夜探台湾生态之旅 |
| 311 | 夜拍囧事 |
| 318 | 夜拍怎么玩 |
| 326 | 后 记 |

稻香
蛙鸣

蛤蟆与田鸡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是宋代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的名句，当时作者因被贬官而在江西闲居。那么，这里的蛙声，会是什么蛙的鸣叫呢？

这并不是一个故意刁难人的问题。如果熟悉江南常见蛙类，这问题其实非常简单。这首词里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关于物种的信息：夏夜，在江西上饶的稻田中，蛙声多而且响亮。符合这些条件的蛙，按照我老家海宁的土话来说，主要就两类：蛤蟆与田鸡。

童年记忆：青蛙的大合唱

在我老家，蛙类被分为3种：小而灰的叫蛤蟆，大而皮肤粗糙的叫癞施（即癞蛤蟆），大而皮肤相对光洁的叫田鸡。这个分类法跟宁波略有不同。在宁波话里，“癞施”泛指各种蛙，而“喷火癞施”“癞蛤吧”或“蛤吧癞施”才特指癞蛤蟆。

海宁处在杭嘉湖平原上，河网密布、阡陌纵横。幼时，我家东边不远处就是水田。春夏时节，常在半梦半醒的清晨，听到阵阵蛙鸣传来。这“呱呱”的大合唱，在童年时或许还会觉得有点扰人清梦，而现在想听也难以听到了。

农忙时节，我们孩子也会下田帮助父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犹记得，我拎着秧苗，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边走边看着一只只小蛤蟆相继跳到水田里。等我走过，小家伙们又会慢慢回到田埂上蹲坐着，有的还会继续鼓着腮帮子起劲唱歌，只见两个白色的泡泡在它下巴两边一鼓一鼓的，就像我们吹泡泡糖一般，十分有趣。

那个时候，蛤蟆是水田里最多的蛙。钓蛤蟆，则是我小时候常干的一件事。这钓法极为简单，但现在想起来未免过于残忍。不用蚯蚓，也不需要鱼钩，只要就地用手拍住一只蛤蟆，扯下它的一条后腿，用线系住，把线的另一端系在竹竿上，这工具就算是做好了。然后，拿着这简陋的钓具，在田野里乱走，看到一只蛤蟆，就将拴在线上的蛤蟆腿在它眼前轻轻地抖动。蛤蟆对静止的物体是无视的，但一发现眼前晃动的小东西，就会以为是昆虫之类，立即张嘴猛扑过去。可怜这贪嘴的小家伙，直到我拎起钓竿，它还紧紧咬着蛤蟆腿不放呢！于是，随即被我放入了塑料袋中。一个上午可以钓到很多蛤蟆，回家后，将它们全倒在养着鸡鸭的院子里，那些家禽顿时飞奔过来，拼命抢食，顷刻便吃光了。不过，有一次我拿这系在线上的蛤蟆腿在一个泥洞口乱晃，突然有一长条形的东西从洞里蹿了出来，一口将蛤蟆腿吞住。我的天哪，我竟然钓到了一条蛇！这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迄今仍记得清清楚楚。

至于田鸡，白天在水田里看到的概率就小很多。我倒总是记得，小时候在桑树地旁的河边走，常有东西从茂密的草丛中跃起，“扑通！”很响的一声，跳入河中。我知道，那一定是一只大田鸡。可惜，每次我都只闻其声而不见其蛙。

夜探公园，再遇童年“小伙伴”

说了这么多，辛弃疾这首词里的谜底还没揭开——这蛤蟆与田鸡



虽然体色、斑纹不同，但它们都是泽陆蛙

到底是什么呀？大家不要急，不是我故意卖关子，只因我是在讲述童年故事，而我小时候确实叫不出它们的大名，只知道蛤蟆与田鸡。不仅我们小孩子不知道，父母与老师也不知道。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它们到底叫什么呢？

直到最近几年我喜欢上夜探自然，这童年的谜团才终于解开。

在国内有些地方，蛤蟆可能指好多种蛙，但在我老家，蛤蟆就是指一种蛙，即泽陆蛙；而田鸡，我也是夜拍后才知道，其实分为两种，即金线侧褶蛙与黑斑侧褶蛙。这些蛙都是江南稻田区域的常见蛙类，且善鸣，因此辛弃疾的“听取蛙声一片”，所听到的主要就是这三种蛙的鸣叫。当然，在不少地方，像小弧斑姬蛙、饰纹姬蛙等蛙类也会在水田中高声鸣叫。

童年转瞬即逝，读大学、工作……一晃 20 多年过去，记忆中的蛙鸣也渐渐远去，原本以为不会再听到，没想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快 40 岁的时候，突然间想重新探寻青蛙的秘密世界。起初，大概是 2012 年前后吧，常到绿岛公